

# 泰國共黨分裂的背景與動向

羅石圃

由派系傾軋而演成內訌，在當前的各國共黨陣營都習以為常，然而泰共何以竟一分為二？甚至分道揚鑣，各事其主？這對堅決反共的曼谷政府而言：究竟影響如何？分裂後的泰共兩派都擁有武裝部隊，是否會造成大動干戈，自相殘殺？此類問題，都須從泰共分裂的國際背景尋求解答。

## 一 泰共起源及其與東北部的關係

以佛教為國教的泰國，一向崇尚和平，嚴守殺戒，以致三百多年來，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流血戰爭。絕大多數均為我佛虔誠信徒的泰人，堅信富貴窮通均係前生修來；強求而得，不但今生將引來惡報，且會為來生造孽，所以貧賤者對富室豪門，都不會嫉視而怨天尤人，大家都是樂天安命，以致馬列主義無法播種生根。不過國際共黨，亦斷不因此放棄赤化此一得天獨厚的佛教王國的野心。

當中共建黨之初——尚在上海租界活動時代，即創立「南洋共產黨」于新加坡，以便在東南亞華人社會中吸收黨徒。與星洲咫尺之隔而又商務往來頻繁的泰國，擁有三百多萬華僑。自然成為共黨散播馬列主義種籽的重要目標。由于泰華兩族人民關係密切，共黨吸收到了華人左傾份子，便可經由他們亦化泰人。這便是泰共的濫觴，也造成了泰共成員之中，始終以華人佔大多數①。一九三〇年，胡志明在新加坡創立「印度支那半島共產黨」——簡稱「印支共黨」，其成員除越、寮、棉三邦共黨而外，且有泰共參加，來年並加入了設于莫斯科的「共黨國際」組織。至日本進軍南洋，蘇俄為了便于各國共黨在國內組成「抗日民族統一戰綫」，公開宣佈解散共產國際，「印支共黨」亦從此分道揚鑣——各奔前程；但在實際上，依然保持秘密聯絡。雖然泰共並不如寮、棉共對越共馬首是瞻，但經過胡志明一段為期將近十年的領導，越共亦不會沒有隱蔽份子潛伏于泰共陣營，可見泰國共黨，一開始便與中共及越共都有難以分割的淵源。

註① 「匪俄在東南亞競爭」，本刊、四卷、六期，黎世芬著。

「印支共黨」解散後，泰共于一九四二年正式建黨，以乃比里(Naipridi)爲主席，朱拉暖·乃栢榮(Prasad Salsunthorn)爲書記。此一期間，大戰正酣，美軍已參加太平洋對日戰爭，盟軍以印度爲基地反攻緬北，對於被迫以國土供作日軍南侵基地的泰國，十分不利，遂由乃比里在泰國东北部色軍府設立地下抗日政府——「自由泰」，暗中與盟軍取聯。在表面上雖爲與親日的曼谷政府對壘，但實際上則爲雙方約定：一俟盟軍攻勢抵達泰邊，即由乃比里接管全泰，以免淪爲戰敗國須付出戰費賠償，以致在泰共控制下的「自由泰」，得以在泰北整軍經武，爲所欲爲。這便是泰共一直以东北部爲基地的來由<sup>②</sup>。

## 二 泰共武鬪的開端

日本投降，泰國親日政府的總理鑾披汶，即將政權交由乃比里接管，泰共不但成爲一時天驕，而且未經流血，即取得政權。惟以當時泰國的保守勢力相當強大，雖中共一再要求執政的乃比里實行共產政制，都因此而不致冒然施行。且當時的八世王已洞燭乃比里的赤化陰謀，預定將王位交予其弟，俾自己組黨競選組閣，以免泰共繼續掌權，因而成爲共黨最大的政敵。至一九四六年九月，八世王于啓程訪問歐美之前，突然在宮中被人狙擊而亡，以致全國震駭，兇犯遭到逮捕後，供出以國務總理兼攝政大臣的乃比里，卽爲幕後指使人<sup>③</sup>。

在群情忿激之下，乃比里及泰共首要，迅卽出國流亡，輾轉逃赴北平接受庇護，泰共亦不得不轉入地下活動，但仍由流亡于大陸的泰共組織，遙遙指揮。此後中共所派遣的特務人員卽源源入泰，華僑社會——尤其傳播機構及僑校，多已成爲赤色份子的窠巢。至一九五一年，泰國雖已通過「反共法案」，使警方無須經過法院檢察官核定，卽可對共黨嫌犯搜查逮捕，惟左傾言論及活動仍然囂張<sup>④</sup>。

當時中共已與東山再起的泰揆鑾披汶暗通款曲，約定中共不以武力攻取泰國；曼谷政府則須容許泰共地下活動，一旦緬、棉、寮均被共軍席捲，乃比里等在大陸流亡的泰共組織，卽和平回泰接掌政權。可見此一期間的泰國政府，在表面上雖站在自由國家的陣營，但實際上，則已對北平馬首是瞻，不敢不仰承鼻息，遂釀成了堅持反共立場的陸軍發動政變，將暗中與北平勾搭的鑾披汶內閣推翻。

乃沙立所組成的泰國軍政府，所採取的反共政策，可謂十分鮮明，諸如封閉所有言論左傾的報刊，拘捕爲共黨張目的報人，將訪問過莫斯科與北平的政客一併拘禁；且以五十三號命令，禁絕與大陸貿易的往來，及禁售大陸貨品，同時在曼谷成立「東南

註② 「從印支三國看泰國危機」，「東亞季刊」，二卷、二期，段家鋒著。

註③ 「泰國實行民主制度難題之分析」，「南洋商報」，一九七三、七、八、星期論文，徐本欽博士著。

註④ 「東南亞新興國家」，中冊，朱鶴賓著，「中華文化出版公司」印行。

亞公約組織」總部，無保留地接受美國軍經援助，包括助建直達寮國邊境的戰略公路，及擴建可供噴射轟炸機起落的泰北各地機場。尤其在一九六一年寮戰緊急期間，邀請美英澳紐等「東約」盟邦空軍入泰，顯示將以國土供作盟邦在印支反共協防的基地，無視于觸怒北平，中共亦于此時開始武裝泰共<sup>⑥</sup>。

### 三 北平夥同越寮共向泰國輸出戰爭

六十年代初期，泰共即在東北部開始發動武裝叛亂，星星之火，不但未能撲滅，且迅即成爲燎原之勢，逐年擴大升高。由于泰國東北部，在地形上，乃位于高棉綿延而來的農力山脈高原，從中部柯叻府的東北，即向湄公河岸傾斜，以致由寮、棉渡河進入此一區域，比由泰國中部跨越崇山峻嶺尤爲便利。這種地理環境特殊，乃使曼谷政府一向對東北部鞭長莫及。

此一區域的居民，以寮人最多，棉人居次，泰人、華人多聚居于城鎮，此外爲林林總總的山地民族分佈于山間。另有「安南難民」四萬餘人，亦于抗法戰爭初期，遷移于此。加上湄公河所有船伏，都是法國統治三邦時代，從北越移民而來，因爲他們深識水性，能够在此一湍急的河流中揚帆鼓棹，形成這批船民世代都以船爲家，往來于此一水域。至于泰人與華人，都以此一區域爲紅土高原地帶，土地貧瘠，交通梗阻，都不願遷移而來，便更造成了東北十六府形同化外。

泰共領袖乃比里的家鄉既在東北部色軍府，而其在大戰期間所建立泰共，及所組成的地下政府——「自由泰」，和編練的抗日武裝，亦都在此。至泰共轉入地下，東北部便自然變成了它的赤化窠巢。再加上越寮共興起後，無論北平或河內，對泰共在東北的支援，都可經由寮共控制區，渡過一衣帶水而朝發夕至。當一九五八年乃沙立政府斷絕與中共的地下勾搭後，泰共即在東北興起武裝叛亂，雖經擁有美援裝備的泰國軍警，竭力清剿，不僅未被根除，且更日益猖獗，這是由於此一區域對共黨種種有利的條件所形成<sup>⑥</sup>。

在此同時，泰國南部的泰馬毗連山區，亦已發生共黨的武裝叛亂，雖南北兩地相距遙遠，使泰共兩大叛亂基地無法相聯，但對曼谷的剿共軍事而言，則是地分南北，兼顧兩難；對共黨叛亂言，則可收分進合擊，首尾相應的戰果。至一九六八年元月，泰北難府與清萊府接壤的大山區，又爆發苗族武裝叛亂。亂事雖起自苗人抗拒軍警剷除烟苗，但由他們所擁有的武器及其作戰部署，都不尋常，即不難判斷已得到了外力支援；再從俘虜口供中，便了然于都是出于泰共的煽動及補給訓練。從此，泰北又已成爲泰共的第三戰場，且有與東北部共黨基地聯成一體之勢<sup>⑦</sup>。

註⑤ 「不可忽視的泰國危機」，本刊、第五卷、第十一期，拙著。

註⑥ 同註⑤。

註⑦ 「山地民族與泰北赤禍」，本刊、第七卷、第八期，拙著。

## 四 中越寮共在泰東北各有憑藉

據曼谷政府于一九七二年八月所發表的剿共白皮書指出：泰國共黨，都是由外國共黨播種哺育而成，尤其六十年代初期所興起的武裝叛亂，乃由中共一手策劃，再夥同越寮共付諸實施。中共外長陳毅曾于一九六五年底預言：泰國共黨不久將可進行相當規模的武裝鬪爭；至來年，泰國東北及南部泰共的叛亂，果然都已迅速擴大升高<sup>⑧</sup>，可見北平對它支援泰共武裝奪權，毫不諱言。至于它如何夥同越寮共向泰國輸出戰爭？泰國政府都早已指陳。

雲南的車里，為中共訓練補給寮共和泰共的主要基地。惟以從雲南到達泰國，必須經過寮北地區，以致寮共形成了中泰共雙方的中間人。但是寮共與越共的關係向極密切，兼以胡志明當年所組成的「印支共黨」，泰共即其中成員之一，是以泰越共亦早有淵源。由於河內唯恐泰共一面倒向北平，故其對泰共的哺育支援，亦甚為積極。

設在北越鄰接寮邊和平的「反美學校」，乃中越共為訓練泰國共黨幹部的機關。泰共所吸收的青年，都由寮共負責接應護送至和平，參加越共的訓練，成績優良的可造之材，再送入雲南接受中共的深造，繼後再返回泰國工作。至于械彈等的補給，由於當時越寮共的戰略物資尚須仰賴北平，所以泰共的軍精，也是由中共一力擔承，由寮共負責運送<sup>⑨</sup>。

不過越共在泰國東北地區，擁有「安南難民」四萬餘名，分居在臨近湄公河各府，加上所有船伕都為越人，遂都成為河內支援泰共的同路人，無論來自河內的特工人員偷渡入泰，及其藏身之地，都有此特殊憑藉，便更加强了河內與泰共之間的關係。就寮共而言，泰國東北各府多為寮人所居，且在地理環境方面，通往一水之隔的永珍、素旺及素旺那曲、百細等寮國都市，都比到泰國中部尤為便利，以致一向形成了泰國的化外地區，在經濟與文化關係上都與寮國血脈相連，自然有利於寮共的活動。

更重要的，為泰國中、南、西部以至北部的清邁盆地，都是土地肥沃，河流縱橫，人民的生活都相當富裕，唯獨東北一隅的紅土高原，土壤既十分貧瘠，又加上嚴重缺水，遂造成此一地區的居民，普遍貧窮。基于這些地緣、血緣與貧富的懸殊，便非常適宜于寮共在泰國東北各府煽動人民反抗所謂的曼谷「反動」政府，參加泰共叛亂武裝，經常暗殺政府官吏。這又是寮共支援泰共的主要憑藉。

因此，中共夥同越寮共一致支援泰共在東北部的叛亂，正是各展所長，相互配合得十分密切，不過在曼谷及其他地區的泰共組織均由中共控制指揮，越寮共均無法插手；且經由以華人為主的馬共所羽翼而成的泰南共黨武裝，亦為北平單綫領導，對河內及寮共亦都已成爲禁臠。至河內引入蘇俄勢力，中共所築的「滇寮公路」——從雲南伸向與泰國僅有一水之隔的寮北北濱，又屬

註⑧ 同註①。

註⑨ 「泰國在東南亞扮演的角色」，美國「當代歷史」月刊，一九六九、二月號，美國亞洲協會會長楊格（Kemeth Young）著。



顯然含有直接支援泰共的企圖，旨在避免假手越寮共而直接控制泰共在東北及泰北的兩個戰場，這便形成了中、越共對泰共領導權之爭。

## 五 親俄派泰共興起後中共所採的策略

中共在泰共組織中究有多大力量？據在此一方面研究頗著權威的美國專家甘迺迪 (D. E. Kennedy) 在其一九六五年出版的專著「東南亞安全」(The Security of Southern Asia) 中指出：「很顯明，中共在泰，主要活動於廣大華人社會中，泰人則難于打入。依據估計，參加泰共組織的，泰人為二百人，華人則有五千。當鑾披汶政府暗通北平，形成泰共迅速擴展而達高峯之時，負責剿共的內政部長兼警察總監乃炮透露：在泰共成員之中，泰人為二千，華人為一萬人。」<sup>⑩</sup>可見泰共無論在高潮或低潮時期，都是以華人為主體，無怪它始終對北平馬首是瞻。

當軍政府迫使泰共轉入地下並在東北邵興起武裝叛亂的同時，泰共即建有廣播電台——「泰國人民之聲」，日夜都以泰語、華語廣播，號召泰人奮起推翻曼谷政府，指責泰國軍人政府為美國「僕從」。另並有所謂「泰國獨立運動」、「泰國愛國陣綫」等集團之組織。據曼谷的偵察，電台地點，乃在雲南，顯然這又是中共為泰共所設立的宣傳機構。至于泰共主席乃比里，書記乃栢榮既均在北平，而所有泰共外圍組織的領導人，又都是歷次政變後逃亡到大陸的泰國政客，可見泰共的總部即設于北平。

一九六九年元月，泰共宣佈成立「中央委員會」及「人民解放軍司令部」，並聲明依照毛澤東思想行動。而此項消息，乃由中共「新華社」從北平發佈，且稱郭沫若首先予以「最熱烈歡呼」<sup>⑪</sup>，這又說明了中共對泰共的卵翼及將其首腦部設于北平，不僅毫無忌憚，且已有意讓眾人週知。何以致此？因為此一期間，從莫斯科所訓練的泰國大專畢業學生，已經潛回曼谷，組成親俄泰共，強調「以城市包圍鄉村」，與親毛派泰共打對台，俄越共亦以寮國為基地對他們進行支援。所以中共不得不大張旗鼓，表明加強支持泰共武裝奪權，以免它所哺育的造反夥伴琵琶別抱。

泰國與中共建交，原在換取北平不再支援泰共造反，但當泰國總理克里率團抵達北平簽署建交公報時，中共中委兼「新華社」社長朱穆之即對泰國記者表明：北平支援泰國「解放」運動，包括道義與理論及金錢武器。至克里一行抵達昆明，泰國「人民之聲」的廣播，亦抨擊克里及其「反動集團」對人民壓迫無所不用其極，由電力的強大與發音之清晰，令聽者都可判明此一電台，

註⑩ 同註①。

註⑪ 香港「大公報」，一九六九、一、五，二版。

即設在昆明近郊。再加上毛澤東面告克里：對泰共不可作清剿與逮捕囚禁，以免幫助他們成爲「人民英雄」<sup>12</sup>，處處都表明中共對泰共的愛護支援，毫不避諱，無非是唯恐迫使泰共投向正在爭取它的越俄。

北平對泰共的支援，必須假道寮國並經由設在寮邊的補給基地，方可就近供應泰共在東北及北部作戰的軍糧。中共從一九六二年開工所建的「滇寮公路」，便是爲了一旦越寮倒向蘇俄，可以經由此一公路直接支援泰共，所以在公路沿線都駐有重兵。至上年秋間，中共駐紮寮北的部隊一萬六千人，突然全部撤退，由越共派兵填防。至今年春季，連其尚在建築「滇寮公路」的技術員工，亦被倒向越俄的寮共政權勒令撤離，使此一公路與泰國隔河相望的終點工程，功虧一簣。這顯然是俄越寮共意圖阻止中共與泰共藉此路而直接交聯，正是雙方對泰共領導權爭奪的前哨戰，也是泰共分裂的先聲。

## 六 寮國對泰共下逐客令的來由與企圖

今年一月，「寮國人民革命黨」——受越共卵翼而奪得永珍政權的寮共——正式通知泰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之一的烏通，要求泰共須于本年底以前，退出其長期在寮國的庇護所，並指責泰共幹部私下批評越共侵棉及干涉寮國內政，且抨擊越寮共追隨蘇俄修正路線。因爲泰共始終表明追隨毛澤東路線，無視于河內永珍的轉向親俄，永珍此項通牒，雖令代表泰共派駐寮京——並擔任泰共統戰組織的「愛國民民主力量協調委員會」聯合主席烏通大爲震驚<sup>13</sup>，但一般認爲此項行動，不過是俄越共藉以迫使泰共轉向而已。

據今年七月卅一日，「法新社」駐曼谷記者引述泰國巴特上校透露的消息稱：以寮國爲窠巢的泰共，由于寮共在越俄指使下，勒令其放棄親「華」路線，否則便將被驅逐離寮，以致泰共組織形成分裂，其中約有三百名的激進份子，已進入越俄在寮南素旺那曲所設的訓練中心接受軍訓。課程包括：坦克、高射砲、無後挫力砲等的使用<sup>14</sup>。所謂泰共激進份子，在曼谷一般人人都了解，實爲當年領導民主學潮的泰國「大專學生活動中心」的成員。他們是由莫斯科所訓練的泰國高級知識份子，于七十年代初期回泰所組成的親俄共黨吸收訓練而來，至泰國軍人推翻民主政府，彼等始投奔寮國與親「華」派泰共合流，現因泰共分裂，彼等再度倒向越俄，自屬勢所必然。

泰共親俄派原堅持以「城市包圍鄉村」的路線，亦即遵循莫斯科「以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」的策略，反對毛澤東的「武鬪」奪權。過去曼谷的澎湃學潮，即可證明親俄派的泰共，確屬執行政治顛覆鬪爭，否定武裝奪權。但他們現在寮南所接受的俄

註<sup>12</sup> 「泰美關係的回顧與前瞻」，本刊、第十五卷、第四期，拙著。

註<sup>13</sup> 「越向泰共施壓迫其放棄親華路線」，「遠東經濟評論」，南洋商報譯載，一九七九、六、十二，十七版，南木譯。

註<sup>14</sup> 「法新社」曼谷電，一九七九、七、卅一。

越訓練，都是軍事作戰課程，這便顯示蘇俄有意使它在泰國卵翼的共黨，改採武鬪路線，俾能適應親「華」派泰共「鎗口裡出政權」的要求，而一併納入它的旗下。其切斷中共經由寮北支援泰共的路線——滇寮公路，也是爲了便于達成此一目標。

不過，中共對泰國東北部共黨根據地的聯絡和接濟，除了經由泰寮邊境之外，也可經由泰棉邊境而與雲南溝通。當棉共波特政權建立于金邊的初期，高棉鄰接泰國的邊區，即開始成爲泰共的國外基地，并有中棉共所設立的多處訓練營。當時此一地區的共黨叛亂，也相隨擴大升高，甚至由棉共派兵護送他們入泰。但至越共席捲高棉之後，這種形勢亦已改觀。中共爲了促成棉共與泰國聯合抗越，祇得將棉邊的泰共基地全部拆除。所以當北平的勢力撤出寮北後，親「華」派泰共在東北的叛亂，便已變成了孤立無援。

據今年十月初，泰國駐防東北部的第二軍民事組長查魯上校宣稱：自一九七八年十月，至一九七九年七月，東北各省的共黨叛亂份子，其已投降的共有一千零六十三名，被打死的一百卅八名，另有一百八十名被俘<sup>⑤</sup>。這便顯示此一地區共黨武裝部隊，已經潰不成軍。無怪這批泰共，一再表示願支持政府，參加國防軍並肩抵抗越南入侵。同時，泰共設在雲南的廣播電台——「泰國人民之聲」，亦宣告關閉。這都表明了中共已指示其泰國的造反夥伴，對曼谷採取低姿態，以便配合它對泰國及其「亞西安」夥伴國所進行的反霸統戰策略。

## 七 泰共吸收大批新血所造成的變化

泰共本身有沒有獨立的立場？在分裂後，是否會分道揚鑣，各自依附其外國主人浮沉？要解答這些問題，須先明瞭泰共的組成份子。前在曼谷學潮泛濫階段，大批激烈的青年學生，曾成爲泰共的同路人，且在民主的目標下，曾爲泰共親「華」、親俄派的職業學生所利用，但實際上他們並沒有染上派系色彩，也未正式加入共黨，祇是被納入泰共的外圍組織——「大專學生中心」而已。至泰國軍人于一九七六年十月發動政變，將民選的社尼政府推翻後，這些左傾份子在他們內閣的嚴厲追捕下，始被迫投奔「梁山」。

當時在泰國推動學生狂瀾而目標顯著的人，紛紛向寮國逃亡，一部份則竄入山區，與共黨巢穴，與共黨合流。泰共組織自然來者不拒，一律吸收爲黨員，其中除少數被接運到中國大陸受訓而外，大部份在寮國及泰國山區就地加以受訓後，即參加叛亂顛覆活動，因而造成了當時邊境的赤潮泛濫，聲鼓喧天。不過，這批新血輪固然壯大了泰共的聲勢，但也使其組織發生了空前的變化，致令先前以北平爲根據地的老一輩泰共首腦部，已無法再對其組織中的成員控制自如；而在幕後操縱其行動的中共，也同時感到尾大不掉。

其後，河內在蘇俄撐腰下出兵併棉寮，更激起了泰共陣營中進一步的變化。因爲變色後的金邊與永珍，都是由兩國共黨當

註⑤ 「遠新社」曼谷電，一九七九、八、十五。

權，而仍然難免被外國共產政權公然出兵侵略，可見一旦泰共奪得了政權，亦將成爲棉共與寮共之續，祇能作爲赤色帝國的傀儡，而將從來沒有作過殖民地的泰國，推入受人宰割的深淵。泰共組織中的一些成員有鑒及此，于是有了抨擊俄越侵略寮棉，及批評寮共政權甘心屈從外國侵略者的言論。上節所稱寮共對泰共下達逐客令之舉，便即種因於此。

據泰國前「學生中心」副秘書長汶頌于今年六月潛回曼谷後表示：他確曾逃入泰北山區參加共黨叛亂活動，但鑒于一九七八年以來，泰共陣營在思想路線上即發生分歧，繼後日益激烈嚴重。他此次斷然逃出森林，是因爲：「我不能同意黨的觀點，并確認革命祇能夠通過一致與獨立性的觀點與方式，才能達到成功。」<sup>⑭</sup>很顯然，泰共雖欲以「革命」奪取政權，但亦不願因此喪失了國家的獨立地位，如果俯仰由人，自將步入棉寮共的覆轍。一般相信持着此種見地的，在泰共份子中又豈止汶頌一人？可見泰共除親俄越及親中共的兩派而外，另有堅持獨立的民族派，正在醞釀之中。

## 八 值得重視的泰共第四屆全代大會

據本年九月廿九日，「遠新社」從曼谷報導：根據消息靈通人士透露，泰共將于不久後在緬北叢林中，舉行「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」，其政治局的全體七名委員，及中央執行委員廿五人，都已抵達鄰接泰國的緬北掸邦；並指出泰國政府正在密切注意此次會議的召開與發展，尤其着眼于兩大重點：（一）基于會議場地在緬共控制區，意味泰共和緬共，已由中共作爲橋樑開始相互勾結。在此以前，雙方並無接觸，顯見緬共將爲泰共開闢一條從泰北通達雲南的新路線，以便取得中共的補給支援。（二）泰共由于新起的頭目已脫穎而出，其領導階層將有不少青年幹部參加<sup>⑮</sup>。

此次大會已否如期召開？及結果如何？雖未見報導，但在八月間，泰國北部的共黨叛亂即已重燃戰火。北部清萊府地區的爭奪戰略要地——八二四高地，已被約兩百名武裝泰共份子佔據，作爲巢穴，政府軍在反攻的激烈戰鬥中，擔任攻擊的第四師及自衛隊，遭到頑強抵抗，已有七名官兵陣亡，約一百人負傷，使戰局形成膠着狀態。共軍則已開始使用前所未有的犀利武器，包括一二二糧火箭。泰北清萊府與緬甸掸邦的緬共控制區犬牙交錯，且有中共所築的「滇緬公路」，從雲南通達泰邊，使北平對泰北戰場的支援補給，指顧可達，顯示此一戰役，即爲中共經由緬共向泰國輸出戰爭的開端<sup>⑯</sup>。

誠然，北平早與曼谷建交，且圖拉攏泰國加入其反霸統戰陣線，更表明一旦越共部隊從高棉向泰國進侵，它決立即予以支援。而設在雲南的泰共廣播電台的斷然關閉，亦可表示中共至少在目前，似無重新指使泰共使用的可能。然而中共始終沒有表明過

註⑭ 同註⑬。

註⑮ 臺北「中國時報」，一九七九、九、卅，第五版。

註⑯ 「法新社」曼谷電，一九七九、八、廿七。

放棄對泰共的支援。不僅周恩來在中共與大馬建交後，仍然爲馬共「武鬪」張目，解釋爲：「政府與政府之間友好，並不能影響共黨對友黨的國際義務。」其後鄧小平訪泰，雖以爭取泰國與北平聯手反霸爲前題，但當記者詢及他是否可與范文同一一致，提出不再支援泰共叛亂的保證時，他乃斷然表明不能作此承諾<sup>19</sup>。可見中共無論如何急于拉攏泰國進入其反霸陣線，決沒有放棄支援泰共武鬪奪權的可能。

北平的外策，是以支援各國共黨奪權爲長程目標，而爲了防阻共黨所在地的政府倒向敵對國家，則不能不以爭取該政府友好作爲暫時的手段，可見中共斷不會爲了爭取泰國政府的暫時合作，而犧牲其長期哺育的泰共領導權。何況蘇俄爲針對泰共醉心于「鎗口裡出政權」的要求，不惜在泰共分裂時，放棄其強調的和平奪權路線，而在寮南與越寮共合夥，給予泰共軍事訓練裝備，顯然在企圖向北平奪取對泰共的全部領導權。在此情形下，中共更不會停止支援泰共的武鬪。

## 九 結論

泰共分裂已成定局，今後的親俄與親「華」兩派勢必分道揚鑣，各顯神通。由于東北部的泰共老巢，唯有仰賴俄越在寮南就近補給支援，中共則難以插手，故此一戰場，勢必爲親俄派所壟斷。親「華」派則祇有仰賴中共在緬共所控制的南撣邦開關通道，給與支援，俾將泰北武裝基地牢牢掌握而求發展。由于赤化泰國，爲兩派的共同目標，所以在尚未推翻曼谷政府之前，彼此都將朝着同一目標前進而互不相犯，且亦可能分進合擊，狼狽爲奸。這對泰國的安定會構成更大的威脅。如果曼谷企圖從中利用，接受親「華」派的要求，讓它加入政府共同抗越——包括剷除親越俄的泰共，則必墮入北平的統戰陣線中。有中共參加抗日戰爭而藉機坐大的前車之鑑，曼谷又豈能重蹈覆轍？至于親俄派泰共，在蘇俄夥同越寮共的大力支援下，企圖佔領泰國東北十六府的目標顯已昭然，但爲時尚早。這由寮共總理凱山最近訪泰時與克里安薩所達成的協議，可以窺知。此項協議表明兩國都不以國土供作對方叛亂陣營的基地。這是因爲聽命于越俄的永珍政權，深知其對泰共的支援，會導致泰國的報復，不但迫使泰國支援寮國的反共勢力，而且封鎖對寮國的交通。

中共在泰共分裂後，雖僅能支援泰北一隅的泰共武裝，但泰南的共黨，則由以華人爲主體而對北平馬首是瞻的馬共羽翼而成，顯示泰南共黨，仍然是中共在泰國進行赤化工作的另一枝生力軍。加上非武裝泰共，其成員一向以華人爲數最多，從播種到壯大，都是中共一手哺育扶持，北平就其在曼谷設有使館之便，更可指揮控制自如，這才是心腹之患。至于在泰共分裂後，雖有強調獨立的民族派，但由于本身獨立的條件不够，其結果勢必與親「華」派合流。所以堅持剿共的克里安薩政府，企圖引中共以抗越，難免有引虎拒狼的危機。無怪泰國有識之士，都擔心現政府的等距離外交，不能與北平保持適當的分寸。

註<sup>19</sup> 「鄧小平訪問東協三國的評價」，本刊，第十八卷，第三期，拙著。